

古文苑

七

古文苑卷第十四

箴

揚雄百官箴

冀州牧

兗州牧

青州牧

徐州牧

楊州牧

荊州牧

豫州牧

益州牧

并州牧

幽州牧

百官箴序

十四文苑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闢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故顯德用不擾在帝夷异冒于原野士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范增編次揚雄以下所作命之曰百官箴蓋取古者官箴至關之義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漢書楊

律自序

云箴莫大於虞箴故作九州箴按禹平水土別九州後以人物阜繁增置幽并營三州舜典曰肇有十二州是也孔安國注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爲營州又曰咨有十二牧食哉惟時則是州置一牧所以牧養斯民也茲箴無營州有交州蓋據漢事以爲規戒

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駰除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雅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

官箴凡四十八篇

此序范曄辭見後漢胡廣傳今所存四十篇曄注不可復見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

洋平曠見禹貢既修太原禹貢既修太岳

陽是都

禹貢至于岳陽注太岳在太原又大陸既作原西南山南曰陽此州帝都

島夷皮服淳淳

河流夾以碣石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並禹貢

三后攸降列爲

侯伯

三后堯舜禹也五子之歌惟彼唐有此冀方言之後封於唐殷末有黎侯西伯戡之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皆古國之在冀者

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云如湯更盛

更襄載從載橫

威烈王時三卿分晉天子命趙籍魏斯爲諸侯自此戰國爭強從橫之說

迭爲陪臣擅命天王是替

陪臣謂平原信陵輩也各擅國命不復知有周

趙魏相反秦拾其弊

趙魏相攻秦乘其弊而滅之拾言其房也

北築巨城恢

夏之場

蒙恬傳秦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比禹貢冀州之疆域則恢弘矣

漢興

定制改封藩王

張耳高祖子如意子友皆封王於趙

仰覽前世厥力

歷合

孔多初安如山謂虞夏時

後崩如崖

謂戰國時

故治不

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

云焉有予墮六國舊

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在階猶在庭官箴王闕不

敢斥至尊哉托以告在庭之臣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

禹貢濟河

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注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雷夏澤名

草繇木條滌絲綺紵

濟漂既通降丘宅土

以上並見禹貢成湯五徙卒都于毫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盤庚北渡牧野是宅按書序

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遷將治毫陰史記盤庚南渡河復居成

湯之故居此云北渡宅牧野未詳孰是

盤庚五

伊忠妥正厥事遂緒高宗

書高宗形曰越有雊雉祖已

已納忠於君克纘湯緒號稱高宗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

湯緒

其後祖甲淫亂殷復襄王紂遂覆商之基緒

西伯戡黎祖伊

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

事具西伯戡黎篇紂乃曰我生不有

畏命在天是不知

婦言是用牛雞是晨

見牧誓

知武里不戎殷

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言殷之喪亡三

仁已先知之禮記武王壹戎而天下大定

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

豈能侮笑

紂好酒淫樂爲炮格之刑妲己笑武王以甲子日勝紂于商郊牧野斬紂殺妲己

有

國雖久

殷有天下六百余年

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

箕子歎厥居爲墟

箕子過故殷虛感官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詩以悲傷之

牧臣司充敢告執書

猶尚書也

青州牧箴

茫茫東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
攸歸蓋今夷作牧貢筐以時莫怠莫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筐厯絲

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

五侯九伯是討是征文王得呂尚於渭濱号曰

太公望武王克殷封之於齊營丘命之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馬殆其銜御失

其度

國叛命上之流取又失其道

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

周室權廢隳壞齊侯小白始以青州之地霸天下尊王室

小白既沒

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

僥幸生人之命繫于一人

失其法度

喪其文武

言文不能爵命有功武不能征討有罪

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

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

禹貢海岱名

收都

周封姜太公吕尚於齊其後平公時田常專政盡

勦絕甘繙祚

言東方之民自古以農桑爲務癸築名辛紂名至于築紂淫酒失德忘其農桑

之本爲王所棄以失天下

降周任姜鎮于瑯琊

姜姓絕苗田氏

本在萌芽

言田敬仲來奔其始甚微積微成著卒至暮年

牧臣司徐敢告僕

夫

伯固爲周太僕正僕之長

楊州牧箴

矯矯桓州

言風俗勇悍

江漢之滸

州境距江漢之濱

彭蠡既瀟陽

禹貢江彭蠡澤名

鳥攸垂橘柚羽貝瑤琨篠蕩

鳥鴻鴈之屬冬

微積微成著卒至暮年

言田敬仲來奔其始甚微積微成著卒至暮年

牧臣司徐敢告僕

月居於此澤羽鳥羽毛貝水物閩越北垠今福建交廣

瑤琨皆玉名篠竹箭箒大竹

地在此州之

南故云

沅湘攸往

二水

擴

一作擴

矣淮夷蠢蠻荆

蠻

周成王嘗征淮夷商高羽宗嘗伐荆楚皆在洲境扁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遂邇不忘遠之心

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

輕揚貌周昭王南巡狩至漢未濟舟解而

情慮艱險則安泰忽平易則阽危

不自肆亡乃祖不

蹈於堙莫躡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可不親童蒙諭愚昧言聖益聖愚益愚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

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

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輕忽自肆亡乃祖不

懈邇不忘遠之心遂喪身外服爲天下笑

靡有孝而逆

父固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

太伯避位而逃順父也

而

開吳國夫差恃強連兵上國無君也卒底滅士

越滅吳王室不能正之勾踐遂入中國而稱霸

當周之隆

越裳重譯越裳南海國名成王時重九譯來貢春秋之末侯甸叛逆

君道衰則邇臣離予思日孜二君心也主於內故當思目

勝也宣力四方故當勤孜與孳同

堯崇

一作勤

屢省舜盛欽書

謀書屢省乃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運籌帷幄

之日

荊州牧箴

杳杳

一作幽

巫山

雲夢澤中山其峯十二

在荊之陽江漢朝宗

流湯湯

夏君

一作遭

鴻荆衡是調雲蒸塗泥

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二水經此

州而入海百川以海爲宗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包匱

菁茅

以匱匣

也菁以爲菹茅

包匱而貢之金玉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卅卅以饒。

貢篚之物，自古饒裕。

戰戰慄慄，至

桀荒溢，曰我在帝位。

若天有日，不順填。一作庶國孰

敢余奪哉？

尚書大傳，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吾亦亡矣。所爲拂於人心，肆行不顧，自謂莫予。

亦有成湯果秉其鉞。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以放之。

南巢號之以桀。

書疏：南巢，南方遠國名，謠法賊人，多殺曰桀，放之遠方，加以惡名。

巢茫茫包。

多，一作楚與荆。

荆，牡荆也。楚荆之翹者，土多此木，因以名州。

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

公羊傳師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

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矣。

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一作臬漆。

波論語：郁二

周州成周故都風俗文采禹貢注西南至荆山北，河水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榮澤波水已成遏，猪又厥貢漆臬。

惟用收成田，田相牽，廬廬相距。

蕃阜言人物。

周

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鶴墟。

成王命召公卜洛，是爲成之分野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鶴火之次。

夏殷不

咸宅，寓內莫如。

洛邑居天下之中。

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

伯不維韓卒擅命。

言周之未其君臣無謀而方伯之職，又廢故韓得以擅其命。史記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按：兵無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

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

純明也文武成康之業光明安固至厲王而昏故有天下
晦至幽王而傾亡犬戎之難遂東遷于成周

故有天下

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
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
微帶蔽屏營言襄微不能自存僅
自障蔽恐惕不安屏營不起施于孫

子王赧爲極寔絕周祀

史記周君王赦卒秦取九
鼎寶器後七歲東西周皆

入于秦周既不
祀注既盡也

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周有柱下
史法官也

益州牧箴

一作梁州武
帝改梁爲益

巖巖嵒嵒山古曰梁

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禹貢
華陽

黑水惟梁州注東據
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茫茫洪波慘埋降陸于時八都
厥民不喫禹導江沱岷嶓啓乾

慘埋洪水不知
疏导其源故八

遠近底貢磬錯砮丹

厥貢璆璣銀鏤砮磬錯雜也砮石

族華陽國志靈
達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穎

地記書云三危山在烏鵲之西南當岷山則是三苗之國境
燒成鐵丹丹砂也出巴郡涪陵又出蜀郡徙縣絲林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地有桑麻蠶稻之利民賴以溫
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

帝有桀紂酒沈

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

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穎
達躋三危西裔之山也鄭玄引

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地有桑麻蠶稻之利民賴以溫
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

帝有桀紂酒沈

民攸溫飽

地有桑麻蠶稻之利民賴以溫
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

帝有桀紂酒沈

地有桑麻蠶稻之利民賴以溫
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

帝有桀紂酒沈

遠近底貢磬錯砮丹

厥貢璆璣銀鏤砮磬錯雜也砮石
族華陽國志靈
達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穎

地有桑麻蠶稻之利民賴以溫
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

帝有桀紂酒沈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

商頌自彼氏羌

莫敢不來王曰

於中國禹湯之
續至是絕滅

商是常氐羌皆西夷也

雄桀居梁州之境商末

接梁州夏殷之末苗民資固不服致使梁州道路遏絕不通

於中國禹湯之
續至是絕滅

此州廢絕爲荒服

破絕爲荒

周至幽厲王業陵夷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

商是常氐羌皆西夷也
雄桀居梁州之境商末

背畔至周興梁州盡歸王化復夏殷朝貢之常

周至幽厲王業陵夷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

義兵征暴遂國于漢

三方三川也高祖起義兵以

誅暴亂開國于漢言始基於

梁州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

高帝置廣漢郡武帝通巴蜀開羌夷地置犍爲越雋益州

牂柯武都沈黎文山七郡并秦時北漢中巴蜀隴西四郡共

列爲十二比虞夏封域爲光羨矣歷觀前代盛衰不常如此今漢別

梁爲十二郡可謂盛矣當慮其衰故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

禹貢注西距黑水東

河在冀州一西

橫截

一作厲

嵐峯邪

指閭闔晝爲雍垠

嵐峯山在一凶羌中地極高處北極

西則橫截地樞北則邪指天門言居高據形勝之要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

門山在河東之西界侵

猶際也

上侵桂石下礙龍門

禹貢注積

莫敢不來臣

見商頌殷武詩此州不言貢

每在季王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

言商周之末

陵遲襄

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

當周末造秦據雍州之地

行其暴戾用兵以制六國

漢都之爰作京邑一本作涼漢地

理志武帝改雍曰涼於義亦通

自玉門關至西域皆在荒服

連屬國一護攸都

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北

隴山以北則爲隴西張掖等郡

南

排勁越北啓彊胡并伐匈奴得休屠昆邪故地開武威

忘危盛不諱亡衰

錦言所以置官統護者

於盛極之時防其衰危

牧臣司雍敢

告贊衣

周有綵衣掌王衣服皆左右近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

地勢平則川陸皆平此州冀之北境水土既平之後別爲幽州

北阨幽都戎夏交逼

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此州之境距朔方幽陰之地故名幽州戎

北狄也獮狁薰鬻皆是

伊昔唐虞寔以爲平陸

都冀此州寔在

五服周末荐臻迫于獯鬻

西周之末幽王敗於犬戎即獯鬻也

溺其陪周使不阻

三卿分晉趙籍據有此地諸侯之卿於天子爲陪臣是時周之使命猶通諸國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

六國僭号稱王燕都薊趙都邯鄲皆幽州境

東限穢貊羨及東胡

穢貉東胡皆東夷國

排蒙公城壘

秦北却匈奴命蒙恬築長城以拒之

定且康復古虞唐

漢匈奴傳諸侯畔秦天下擾亂匈奴復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

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青連年北伐匈奴遠遁幕南無安居而漢之竟土遂復唐虞之舊

塞至武帝時命大將軍衛

王庭言自此邊民得以安居而漢之竟土遂復唐虞之舊

如得休屠王昆邪王故地

以爲張掖敦煌郡是也

喂渭蟻穴器漏箴芒

言中國雖盛當爲永固夷狄雖衰當防其患禍敗之形常

起細微不可忽易

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

此言雍別朔方孔安國書注以爲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

按雍境東距西河今并州跨河而有之則兼折雍冀二州境上明矣

北辟獯鬻南涇流

北辟戎狄於州境之外南距涇水書涇屬渭汭本雍州境也

畫茲朔土正直幽方

言夏正與

幽州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主

言夏正與

周穆遐征大戎不享

匈奴傳周道襄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之後荒服不至

爰貊一作藐

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

涇北宗周罔職日用奕蹠

戎狄由是藐視中國以爲德不足以服之肆其

侵玩宣王中興僅能駆逐之涇北而已并州竟土自此不入周之職方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蹠七何反蹠

也跌既不俎豆又不干戈大戎作亂斃于驪阿姐文也干戈武也言周宣王以後文德既不足以懷遠武功又不足以定亂至于幽王遂爲大戎所攻殺死驪山之下

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悖荒

申述前意

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後王以警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

在揚州外境交廣之地堯典所謂宅南交蓋荒服夷裔之所居

海接南與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一作羈

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

越裳氏又在交州之南自古未嘗通中國至成

楚逆叛

史記昭王瑕重譯來獻白雉

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

巡遂伐楚涉漢未濟舟解而溺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叔遂

以滅亡

言遠人不至則蠶夷叛蠶夷既叛則諸侯侵侮卒底陵夷以亡其國

大漢受命中

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

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

漢興中國境土皆爲郡縣惟兩越未至孝武時恢拓疆宇始平南越以其地爲九郡又遷閩粵之民而

虛其地於是海外黃支國杭海三萬里來貢生犀可謂中國極盛之時盛極則必衰安可忘其戒懼

顧瞻陵

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

逸豫則生

驕荒多難則知警懼孟子曰出則無敵國泉竭中虛池竭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難去声

瀕乾泉水之源中虛則竭池水之浦外乾則竭交州猶池之瀕也以諭襄敗之萌各有其證用詩召旻之詞

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古文苑卷第十四

古文苑卷第十五

揚雄百官箴

光祿勲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少府箴

大司農箴

將作大匠箴

執金吾箴

太常箴

司空箴

上林苑令箴

尚書箴

博士箴

光祿勲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勲屬官有大夫
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
守門戶謁者掌賓客受事

經兆官室畫焉中外廊殿門闈限以禁界國有
周衛周官有周廬之衛謂衛士之廬舍周匝王宮也民有蕃籬各有攸保
守以不岐岐猶貳也昔在夏堯築紂淫酒特牛之
飲劉向新序桀爲酒池糟隄縱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三輔黃圖秦酒池在長安城中飲者皆抵牛
飲特字當作抵謂以手據地如牛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

備貟執戟以衛賓殿中成市或鼓或鞭忘其廊廟而
詣不肅出入無度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甄載呶書太誓惟四方
是

是長是信是使蕩詩
日式號玄呼俾晝作夜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

人立朝議士充庭

有德進則公論明朝廷肅

祿臣司光敢告執

經經綱也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
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

易天險不

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固

重垣

限

累垓以難不律闕

爲城衛以待暴卒

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國

以

有固民

一作火

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

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

庶僚謂宿衛庶官如成周

之職歌字疑是趨字旅貴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或曰歌謂衛士優閑而和樂中謂王在宮則有居衛外謂王出則有行衛皆堅密而整備

齊桓林惕宿衛不飭

一作勑

門非其

人戶廢其職

齊桓休惕於功利作內政之法而成周宿衛之制盡廢

曹子

正標

劍遂成其詐

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升公與之盟曹子標劍而去之曹劍也劫桓而要盟

軻

一作首

匕首而衛人不寤

史記

荆軻持匕首逐秦王群臣皆愕之曹劍也劫桓而要盟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不得上

二世妾宿敗於望夷閭

樂矯搜戟者不誰

史記二世齊於望夷宮趙高與其

人至望夷宮殿門斬衛令直將吏入郎官者驚走樂麾其兵達二世自殺誰謂誰何也

尉臣司衛敢

告執維

維猶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車上鈴也詩和

鈴也詩和

鈴和駕彼時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駕六

鈴也詩和

巡狩四宅謂時巡至干

方嶽之下

王用三驅前禽是射易

用三驅失前禽禮不合圍也

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

驥孔昕

大明詩牧野王肆伐大商疏檀木之兵車

驥彭涼彼武

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驥因武王所乘遂爲

一代常法僕夫執轡

音條轡也詩

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

以上言車馬皆有法度如此

昔有

一作滔羿馳騁忘歸

羿好馳騁

詩好牡馬牧於駉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頌

駉二牡馬在坰之野又曰以車彭

思無疆思馬斯藏此詩贊美魯僖公雖名爲頌實猶興也

既焚問人

仲尼厚醜

醜類也問人而不問

孟子蓋惡夫厩

多肥馬而野有餓殆

方九反斃也孟子作革所以重其類也

僕臣司駕敢告

執皐

皐臯也左傳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

更名大理復爲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

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設此五刑而制其輕重惟夏禹之功

故穆王訓夏贖刑

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治亂曰亂回辟皆

邪也辟與僻同

昔

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

天下不寧

禹征

苗殄絕其世
見呂刑之書

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

阜基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制五刑必即天論也

厥後凌遲上帝不觚

論語觚不制取其形制之觚稜因以爲名叔世任情漫焉無法猶觚之不觚也天監在上亦不觚之矣

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

者半道

漢刑法志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至於始皇專任刑罰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數之

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

書方施象刑惟明揚子垂拱而視天民之阜

紂作炮烙墮民于淵

劉向列女傳紂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

是剝是割

一作割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

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主賓客之謁者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
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

論語蕩蕩平民無能名焉
垓極謂四荒之限際也

陶白王天工人力

書天工人其代之

畫爲上下羅

一作條該羅

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

主以不廢官以不墮昔在三代二季不蠲

夏商之季謂桀紂不蠲言昏濁也

穢德慢道署非其人

署謂建置也

其材職反其官寮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

言文武之職各有攸司

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巨

司爵敢告在隣君之左右虞書欽四隣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成王之時彤伯爲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

論語巍二平其有成功堯

經籍各有育

育與胄同義書注胄長也說文引教胄子作教育子胄子

哲宗伯禮有攸訓

虞書伯夷爲秩宗成王時彤伯爲宗伯皆掌禮之官

屬有攸

言國家之本所繫

正則世系不紊亂

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

子家降

太康夏啓子也盤干遊田爲昇所逐不得返國五子太康五弟也詳見書五子之歌家降謂太康失邦五子皆

降而爲家楚詞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有仍氏國名

晉獻悖統宋宣

亂序

晉獻公惑於驪姬太子申生遭譖而自殺晉立奚齊卓子皆遇弑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弟繆公

桓不脩而忘其宗緒

齊桓公無嫡嗣多內寵及卒五公子爭立齊以大亂言不及立嫡繼是忘其宗統也

周譏戎女

周襄王以翟女爲后翟入周王出奔鄭

魯喜享同

立嫡繼是忘

其宗統也

高作秦崇而扶蘇被箑宗廟堯

魯相公六年子同生羊子曰嘉有正也太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秦以亡

墮竟靈靡附

秦始皇死於沙丘高矯詔賜伯臣

宗敢告執主

掌宗廟之木主者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

都內籍田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

由天子之都至荒服養民則均書烝民乃粒

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

僚后稷有無遷易

唐虞時弃居稷官書懋遷有無化居

實均實贏惟

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

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一作日則不

忘

貢助微皆什一也是爲經常之法籠什一之外則有貢篚之物以遠近爲差見禹貢

帝王之盛

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庶物並荒

自周宣王不籍千畝是後人君不知務農重穀時則有楚茨甫田等刺詩

府藏單虛

靡積靡倉

載去声公劉詩廻積廻倉

陵遲襄微姬卒以瘁

瘁病井田

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

秦廢之法收太半之賦二世而亡民罹荼毒至於泣血

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與徭同役也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寶寶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

以供養人與下以廩給百官用實相通

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

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

聖立則度所當遵守越與粵同

糟隄而象箸以噬

發禁名辛紂名二君酒以酒爲池積糟爲隄又紂爲象箸而箕子唏

至於耽樂流酒而妲末作祟

妲已未喜禁紂之嬖妾

共寮采

御不恢夏邦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

司共敢告執觚

共與供同觚酒器有稊者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邵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頗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

揚子溫二

乎其和可知言重熙累洽之世武臣以御寢賊如虎有亦不可廢虞書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以

利武

牙如鷹有爪

詩祈父于王之爪牙

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

蕙蕙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灾

蕙二歸利貌言威武

輕用不可秦政

始皇名

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

是尚

思字當作敏

五臣司金

據此則應

邵之說是

敢告執瑣

執玉文臣

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官

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官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

詩斯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王有官殿民有宅居

上下俱欲得其安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

堯舜之世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築作瑤臺紂爲璇

王飾其居以奢喪國

詩詠宣

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

王飾其居以奢喪國

王由儉改奢

詩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上莞下簟乃寢斯安皆儉約

觀豐上六大屋小家

易豐卦上六豐其屋蔀其家

春秋譏

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

春秋文六年夏泉十

臺定二年新作雉門及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

論語

魯人

兩觀公羊子皆曰譏

秦築驪阿羸姓以顛

秦役

爲長府閔子曰何必改作蓋

史記

秦之先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故人君無去我貴棟

題是遂母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其襲險重固

此天

然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

大小各有所宜

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

盤蓋

易坎卦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盤所以藉其下蓋所以護其上言先王以德覆露斯民而安集之猶器

之有盤蓋不獨恃城池以爲險

昔在上世有殷有夏

言夏殷先哲王定有天下

遏莫禦

說苑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闢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常山在其北

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

其經其

危

書無安厥位惟危

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

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

而天下畔乖

秦逆天地而爲

險故天下潰叛

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茫茫大田訖訖作穀山有征一作陘陸野有林麓

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薦蕘咸殖國以

殷富民以家給

言山澤之利古之有國者與民共之孟子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薦蕘雜兔

者往焉昔在帝舜共田徑游

舜乃奪民利以山澤供通一人之游田共與供通

徑謂往來馳

遂於其間弧矢是尚而射夫封猪不顧於愆

遇後憂

即虞箴所述封豬大豕也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

易田獲三品又王用三驅言田雖貴於

有獲不可廢三驅

之禮合圍而過取

鹿鹿攸伏不如

德至

靈臺詩言文王有靈德也其詞曰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官虞書伯禹作司空

馬融曰主司空土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

坤之廣配乾之大乾卦曰乃見天則

分制五服劃

爲萬國

黃帝分封諸侯得百里之國萬區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謂天子之畿外別爲甸侯要荒蠻服也

乃立地官空惟是職

茫茫九州都鄙盈區周禮四縣

爲都注都之所居曰鄙

綱以群牧綴以方侯

古者州置牧以統之故曰綱又

人九一之政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即井地之政也

七賦以均

揚子法言七賦之所養注

七賦五諸侯之職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

班與頌同孟子周室

七賦五培克在位而象恭涓天

書靖言庸達象恭涓象恭敬而心微狠若漫天

匪人斯力匪政斯勑

所修者非人

流貨市寵而菴

班爵祿又苴是鬻

苞苴四明苞裹以充賄賂也說苑湯止得早之詞曰苞苴行邪

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焉禮官

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

魯頌路寢

孔碩新廟奕二注

稱秩元祀班于群神

各稱其宜而秩序之班列

也或曰稱舉也平声

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

一作匪愆

子又君尸來燕來宜

弗祈弗求惟德之

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

祭祀以祇敬爲主所以報德非爲祈福周詩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昔在成湯葛爲不吊棄禮慢祖

孟子子孫

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故湯征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師滅夔以夔子歸

躋僖公三傳皆云逆祀也孔子曰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躋僖公居其

一文隳太室桓納部

賂文十三年太室屋壞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

大廟左氏曰宋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

于太廟事于大廟

二官用誥不祧

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官災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

于萬氏爲賊所弑

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

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東鄰謂紂西鄰

麥魚

謂文王何休公羊傳注夏曰約薦尚麥魚

秦殞望夷

見衛尉箴注

隱斃鐘巫

魯隱公祭鐘巫館于萬氏爲賊所弑

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政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見舜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見丞

獻善宣

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

言臣能開明善道折絕讒邪則人主視聽聰明書朕聖讒說殄行命汝作納言

朕命惟允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

汗其號

春秋譏漏言

春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曰君漏言也

易繫

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

易

稱不密則失臣

繫辭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惜君不密則失臣

允吉其和

異吝其頻

易允初九和允吉巽九三頻

書稱其明申申

厥鄰

見益稷篇

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

扶蘇隕身一姦愆命

七廟爲墟秦以官者趙高

皇崩詐爲璽書賜

扶蘇死卒以亡秦

上謂命今始制未宣布之

時於此不謹寔基禍亂

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貪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

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

顧畫

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

王制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畫

各有攸教德用不陵

也不僭

昔在文王經啓其載

詩經始靈臺於樂辟雍

鼎于德音而思皇多士

多士作楨惟

周以寧

詩大雅頤其德音又思皇多士生此

國人興讓

虞芮質成

詩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相與爭田往質

于西伯入周境見國人皆謙遂以所爭田為

間田公劉

退之詩其辭曰洞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

篤公劉洞酌皆召康公戒成王

挹行潦洒濁亂斯清

篤公劉洞酌皆召康公戒成王

官操

一作參所斬切執執也

其業上執其

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

學而知爲王之易易

禮鄉飲酒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三也

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

舜恭已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

還師階級之

一本無級之三字

間三苗以懷

虞書班師振旅帝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秦作無道斬决天紀漫彼王迹

始皇絕滅三代之禮學坑儒焚

書存而不毀者惟秦之圖籍

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

顛其社稷書存而不毀者惟秦之圖籍

故仲尼不

對問陳而胡簋是遵

一作道論語衛靈公問陳對以俎豆之事左傳哀十一年

故仲尼不

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

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

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大人卑失而惑又曰可以

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

無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注原伯魯周大夫

儒臣司

典敢告在賓

